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征文

大哈拉纪事

亚　东

在陕北北部民间对于“哈拉”一词，有两种解释：一是方言，哈拉就是缝隙、裂缝的意思，大哈拉就是大缝隙、大裂缝，去过大哈拉的人就会理解，我当年生活工作的大哈拉煤矿，就是坐落在几座大山的缝隙之间；二是蒙语，所谓“哈拉”一词是蒙语音译，翻译成汉语就是“黑”。对于这两种解读我没有认真考证过，不管哪种解读都是正确的，“哈拉”一词的意思也就不言自明，即“狭窄、逼仄、黑……”

2008年仲夏，我从正在升级改造的韩家湾煤矿调到了大哈拉煤矿工作。它位于神府煤田的中心地带，通俗点讲就是神府煤田的“白菜芯”，煤质特别好，发热量在7000大卡左右。以前矿上的工人用汽油桶焊一个煤炉子，搬一块煤用报纸点燃，扔进炉膛，等煤燃烧殆尽后，你会看到炉子底部只留下一小捧类似香烟灰的白色粉末。

“现在矿上的条件比过去强多了，经过改建，咱们现在住上了彩钢房，冬天还用上了暖气。”我刚来到大哈拉时，矿长霍世生曾经自豪地这样对我说。

大哈拉矿被群山环绕，形成一条狭长的山沟，每天清晨起来走出房间，站在矿部的小院子里仰起头来环顾四周，前面是山，后面是山，左面是山，右面还是山，山山相连组成一个长条形相对封闭的山凹。冬季，如果遇到雪后初霁的晴天，你会看到远处的山圪梁上正在自燃的露头煤升起的袅袅青烟，以及也不知何年何月因地下煤层燃烧，被烈火烧得支离破碎的红色岩石，宛如《西游记》里的火焰山。

矿井口和露天煤场就在矿部旁边，陕北风大，即使在无风的日子里，整座矿山看过去也是黑乎乎的，有矿工家属带孩子来探亲，小孩没有地方可玩，就在煤堆上戏耍，把整个人弄得跟煤猴似的。

尽管条件恶劣，但煤还是要出的。2008年正值煤炭行业“黄金十年”时期，那时的煤价是一天天看涨。在我的记忆里，2006年整个陕北矿业公司年产原煤120万吨，其中韩家湾煤矿90万吨，大哈拉煤矿30万吨，当年的煤价也是一路攀升，到2006年底时吨煤价格170元，全公司净利润3000万元；2008年陕北矿业依然年产120万吨原煤，煤的价格已经上升到了400元/吨，而且行情还在看涨，据说能够突破500元/吨大关。一时间，全国有钱人的目光都盯在了煤上，投资煤矿、买煤、卖煤、运煤、倒煤的贩夫走卒蜂拥而来，以神木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开来，他们之中据说有小商小贩、挣了钱的厨师、收破烂发了财的破烂王，也有金融家、企业家、投机者等等，反正都是有了钱还想挣大钱的人。这一时期，陕北煤老板成为人们茶余饭后闲谈最多的话题。

言归正传，我到大哈拉煤矿后依然从事以前的工作，劳资和企管，说是管劳资和企管，其实全矿正式职工加上我也就十来个人，因为生产部分是外包出去的，人员不归矿方管，我只负责每月按掘进进尺和产量准时和工队结算。

大哈拉煤矿始建于1987年，和韩家湾煤矿都是原属于兰州军区后勤部陕北矿业管理局，后来中央军委下令，军队不准搞三产，就把它移交到了地方。2004年陕西省成立陕煤集团后，又划归陕煤集团管辖。大哈拉煤矿的开采是房柱式炮采，来到工作面就像走进了一座迷宫，企管部门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联合安全生产部门在每月月底时到井下清查锚杆数量，按锚杆数量多少给工队进行结算。在迷宫式的工作面里，你很难把锚杆数清，经常有重复计算的事情发生。后来我们发明了“喷绘法”，就是手持不同颜色的广告用彩色喷罐，数一个锚杆就在上面喷一下作为标识，以免重复计数。

随着原煤价格一路飙升，到了2008年冬季，大哈拉矿的煤价真的突破了500元/吨大关，一时间前来拉煤的车辆络绎不绝，从露天煤场沿路一直排到了山顶上，有的司机甚至等了三天三夜，他们白天找个地方休息，晚上就在路边拢一堆火取暖。看到有利可图，村民也来凑热闹，他们开起了饭馆、旅馆、麻将娱乐等五花八门的行业，更有那无所事事的黑皮，打起了敲竹杠的馊主意，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来到矿上，放下鞭炮、花卉等不值钱的礼品，说是逢年过节来给矿上庆贺，然后就是强买强卖地讹钱。也有相对文明的，就是组建一个草台班子来矿上唱戏收费。更有部分村民组织起来拦在路上，要求矿上给他们一点活干，挣些“下苦钱”，否则就挖路、堵路、寻衅闹事……

这种事情对于煤老板开办的私有煤矿来说相对还好解决，花钱就可以消灾。记得当时有一个煤老板口气强势地对我说：“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个什嘛问题。”

而对于像大哈拉这样的国有煤矿，却成了一个让人头痛不已的事情，好在这种乱象随着政府加大治理力度和公安部门的介入，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大哈拉煤矿年产30万吨原煤，对于现在像红柳林、张家峁、柠条塔这样年产千万吨级的煤矿来说，其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像这样的煤矿民间称之为“小煤窑”，在神府一带比比皆是，也正是这些所谓的小煤窑，补充了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建设在能源上不断增长的需求。当然，小煤窑的挖煤方式也大大破坏了整个井田面积的规范开采，这也是值得商榷的。

大哈拉煤矿虽小，但是大家在一起相处的感情都很真诚，这也是离开那里多年后，让我时时惦记它的原因。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就说说大哈拉矿上的伙食吧。吃饭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对于大哈拉人来说是头等大事，一茬一茬的大哈拉人为解决吃饭问题也是煞费苦心。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当年大雪封山，一连半个月车辆进不来也出不去，怎么吃饭呢？大家为了吃上一餐饱饭，相约从大哈拉煤矿步行几十里地，沿着崎岖的河沟到孙家岔镇上饱餐一顿，吃得胃里头沟满壕平后方才返回矿上，可是等走到矿上肚子就又饿了。

大哈拉煤矿从五个人的灶到九个人的灶，再到十几个人的灶，最多时也不过三十个人。对于集体食堂来说，人越少饭越难做，人越多饭就越好做，因为大家口味不同，众口难调，人多了饭菜的花样就多，你可以捡你爱吃的吃，人少了就不同了，饭菜花样少，做多了也是浪费，就那么几样菜，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大哈拉煤矿，我们天天中午只有两样菜，今天吃炖羊肉，明天必吃大烩菜，明天吃大烩菜，后天准保吃炖羊肉。

抬杠，也是我在大哈拉的时候大家乐此不疲、苦中作乐的一种方式。支部书记杨汉威和经营副矿长高炬两个人都是能言善辩的高手，一次两个人为一个问题在饭桌上进行辩论，当然这些争执都是无伤大雅，也不会伤到感情的。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在餐厅吃罢饭各回各的房间准备午休。在这里顺便交代一句，在大哈拉煤矿大家都是办公、住宿合一的，就是说一间不足20平米的彩钢房里，一张桌子、一张床，办公睡觉都在一起。只见高炬拿着一本书来到我的房间，气呼呼地说：“你看这个杨汉威，背着牛头不认赃，我给他说的那些话都是有理有据的，你看书上就是这么讲的，我刚才拿着书去给他讲，他竟然说我拿的这本书是盗版的，你说气人不气人！”我哈哈大笑，见过认真的人，没见过这么认真的人，高炬算一个。

如今，我已经离开大哈拉煤矿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当中，陕北的煤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的小煤窑，包括大哈拉煤矿在内都已成为历史。随着陕煤集团红柳林、张家峁、柠条塔千万吨级现代化矿井的投产运营，以及小保当、曹家滩等千万吨级国际一流现代化矿井的相继落成，始建于改革开放初期如大哈拉煤矿一样的小型矿井，都已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按照国家政策进行了关停并转。

当然，在煤矿行业步入正规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像大哈拉煤矿一样的小煤窑，以及它们曾经为国家经济建设付出的努力。大哈拉煤矿虽然关闭了，但是它就像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一个活标本，停留在历史进程的某一页中，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

变了样的大涝池

吉亚超

“涝池”就是以前关中一带村村都有的大蓄水池，主要是用来收集雨雪水用作浣洗和喂养牲口。现在周边各村的涝池大多荒废或填埋，而我老家村中央的大涝池却一次次地幸免于难。

孩提时的涝池，我一直记忆深刻。大涝池的周围种着一圈柳树，春来时柳树发芽最早，春风拂过，柳条在岸边随风摆动，映入浅绿的池水中，池中央时不时还有几只饮水的燕子从水面轻轻滑过，满园春色顿时一览无余。夏天则是涝池一年中最热闹的季节了，那里也是孩子们最爱去的嬉戏地。光着屁股蛋子撒欢嬉戏的孩子、三五个端着满盆衣物浣洗的妇女、乘凉下棋的老人、池中央戏水的群鸭，叫声、哭声、笑声、吼声、说话声混作一片，好不热闹。到了晚上，本该宁静的涝池又被青蛙占领，呱呱的叫声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深夜方才罢休。每年的隆冬腊月，池面都会结一层厚厚的冰层，人足以站在上面，这成了孩子们唯一能玩耍的地方。孩子们在冰面上你拉我推，虽然小手和脸蛋都冻得通红通红，但一个个都是笑容满面。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村里各家各户慢慢都引进了自来水，而自来水的普及，使大大小小的涝池已无人再使用。十几年间，村里的其他几个小点的涝池一个个相继被填埋，只有村中央的大涝池一直还在默默坚持并守护着整个村庄。但过了几年，它也没能幸免，慢慢地变成了臭气熏天、脏乱不堪的垃圾坑。特别是夏天，从涝池旁边经过，阵阵恶臭扑面而来，熏得人直喘不过气来。涝池周围的老柳树也相继被砍得七零八散，失去了它原本的作用。不由得感慨，为人们服务了几十年的大涝池竟换来这样的回报。

近几年，随着国家对生态文明的重视和全民生态意识的不断提高，村民们主动捐款对大涝池进行了翻新整改，大涝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涝池池底被铺上了鹅卵石，水变绿了，垃圾不见了，破损的池墙也焕然一新，剩下的几棵老柳树也被保护了起来，涝池里面还放养了观赏鱼和水鸭。如今的涝池又恢复了它原本美丽的面貌，虽然不再有孩子玩耍，不再有浣洗的妇女，但还有下棋的老人和傍晚时分跳广场舞的大妈陪伴。

村中央的大涝池，承载了我太多儿时的记忆，愿它一直就这样存在着，继续守护着我的老家，让我看到它，就可以回忆起儿时的欢乐。　（陕钢公司）

妈妈的等待

许幸

最近经常看到一句话：如果想念一个人就跨过千山万水去见他。莫名地触动心弦，人生本该相依相伴共同度过，奈何总有年华在等待中蹉跎，脑海中搜寻到一些久远的记忆碎片，像一场遥远的梦，跟随着时代的变迁悄悄远去，化成一个缩影印证着妈妈所经历的那些等待是如此的真实。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电话还未普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络基本就是书信和电报。那时候我的爸爸还是一名大货车司机，给单位运送物资，走得近了就是周边市县，往返一两天就能回来，若是去得远了，就要出省，三四天也没有音讯。记得一个夜里，我和妈妈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三婶抱着襁褓中的堂妹来找妈妈哭诉，说是三叔已经三天没有音讯了，问妈妈可有消息。妈妈安慰三婶说，爸爸也已经出车三天没有回来，看来他们两兄弟有可能在一起，若是这样，彼此还能有个照应，不必太担心。如今想来，妈妈当时心里一定充满了不安和恐慌，但是在那个年代里，别无他法。

第二天，爸爸和三叔平安归来，我们才知道，三叔听说爸爸要出车，就央求带他一起出去锻炼，想着走得并不远就没有跟家里打招呼，没想到路上遇到山体滑坡，阻断了道路，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束手无策的他们只得被困在山中三天，等待道路疏通。

这种充斥着担心和牵挂的等待，伴随着妈妈度过了她的整个青春和我的儿时。

1995年，我的家发生了很多变化，爸爸工作调动，我也跟着转了学，不久后家里装了座机电话，还添置了一个流行的物件——传呼机。爸爸的传呼机是一个粉红色的数字传呼机，据说是妈妈觉得好看而挑选的颜色，我现在挺佩服爸爸当初能坦然接受妈妈的意见，把那么一个鲜亮颜色的传呼机别在腰间。自从有了这个东西，妈妈的等待显得不再那么焦虑，有了急事，她会给传呼台打电话，请他们把留言传给另一边的爸爸，或迟或早总能收到爸爸的回电。我隐约记得好像“1”是速回电话，“2”是回家……这些数字现在想起来真是满满的幸福。

一年后，爸爸又多了一个“大哥大”，是一个摩托罗拉移动电话，它并没有港片里的“大哥大”那么“砖块”和土豪，外观相对小巧一些，对于这个东西我感受并不深刻，因为爸爸不让我把玩，后来妈妈感慨：“一个月四五百块的工资，一个手机2000多，贵死了，你爸哪敢让你玩。”就这样，那个死贵的“大哥大”基本淘汰了爸爸的传呼机，随时随地地向妈妈传递着爸爸的信息。至此，妈妈的等待也与时俱进，每天傍晚，爸爸总是前脚才踏进家门，热腾腾的饭菜就已经端上了桌。

2001年，我上了高中，我们家的“大哥大”不见了，被一个蓝色翻盖小灵通所取代，通体磨砂星光蓝色配上银色的镜面，体积只有手掌大小，装口袋也不显得突兀，我非常爱不释手，爸爸说：“等你考上大学，我给你买个更漂亮的。”可是等我2004年考上了大学，爸爸给我买的却是一款直板彩屏手机——诺基亚3120，因为出了市区到了外地，小灵通就“灵力全失”，面临着逐渐被淘汰的命运。四年的大学时光，让离家的我成为了妈妈新的等待，我的冷暖喜怒、学业经历、放假归家是她心里的牵挂和期盼，每天能收到我的几条日常短信，成为妈妈的等待里最大的安慰。

如今，妈妈住在西安替我照看孩子，爸爸在宝鸡照顾着奶奶，虽长期两地分离，妈妈却已不用在等待中度日，智能手机全家人手一个，微信视频随时随地传送着我们的天伦之乐，想见的时候55分钟的高铁就能让我们阖家团圆。

妈妈的等待见证了我们这个小家的变迁和幸福，这种有盼头、有希望的日子回味起来让人并不觉得苦，只觉得很留恋、很有味道，也许是站在发展的浪尖回望曾经的缩影，那些过程是如此的真实和令人怀念。　（物资集团）

想起用布票的年代

陈柏林

如今，当我与妻子逛商店时，看到那五颜六色的面料和服装，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四十多年前，想起用布票的年代。

我与妻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经亲戚介绍而相识、相恋、结婚的。那时候物资匮乏，不要说贵重物品，就是日常生活用品，诸如柴米油盐、烟酒糖茶、火柴布匹之类，也都是按人分配，凭票供应。平时还可以省吃俭用，勒紧裤带过日子，可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急需某种商品时，就不得不托亲拜友，四处求告。

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买布料要凭布票。我依稀记得最少的年份每人只有三尺六寸，不要说是扯布做衣服，就是做个短袖、背心也不够。因此，那时的衣服自然是补丁摞补丁，正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1972年春天，我与妻子到公社秘书那里登了记，领了结婚证和二丈四尺布票（当时规定，结婚时男女双方各照顾一丈二尺布票），真是谢天谢地！妻子把布票领回家，又蒙亲戚相助，这家送一尺，那家送二尺，好歹凑合着到供销社扯了布料，做了一床被子和一床褥子。记得结婚那天，妻子穿着一身花布棉衣棉裤（据说是好几家亲戚的布票做成），让她哥用自行车带着来到我家。我则穿着一身蓝衣服，我俩就这样拜了天地，拜了高堂，入了洞房。

转眼到了五月端午节，新媳妇结婚第一年要“送端午”。家里再穷，也要想办法做件新衣服，还要包粽子、煮鸡蛋什么的。

妻子的姐夫当时在供销社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这个便利条件用六折布票给她扯了一块刚刚时兴的“人造棉”，做了一件上衣；岳母又用亲手织的染色土布给妻子做了一条裤子。就这样，我的新媳妇穿着一身不伦不类的衣裤，从娘家到我家来送端午。尽管有些土气，但让我们村子里的人看来还蛮时兴，招来街坊邻居和许多大闺女、小媳妇的羡慕目光，赢得了一片啧啧赞声。妻子的这套新衣服，平时还舍不得穿，只有在回娘家或走亲戚时才取出来穿。就这样，年复一年，竟然风光了好几年。

时光易逝，四十多年过去了，用票证的年代也一去不返了。就我们家而言，今日生活较之过去，真是上了天堂。单说一个穿字，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各色服装，随时可换。尽管岁月的年轮把我和妻子都载入了知天命的年龄，但那时尚的服装把妻子打扮得还说得过去。我总觉得，早些年日子穷，亏待了妻子。而今，日子好了，只要她提出添置什么服装，我都尽量满足她的要求，以偿还过去对她的生活“欠账”。所以，妻子的服装“花色品种齐全”，什么棉、纱、尼、绒、毛，什么套装、裙装、风衣、羽绒服，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我有时和妻子开玩笑：“你穿衣服怎么越来越年轻了？”妻子灿然一笑，回敬我：“本来就不老嘛！”

如今，我的儿女也都三十多岁了，孙子、外孙也都上了幼儿园大班。一到节假日，我们阖家团聚，享受天伦之乐时，我和妻子总忘不了来一段“忆苦思甜”，回首当年我们结婚时的寒酸情景，儿子女儿、孙子外孙好像听了一个传说，感到是天方夜谭。我们老俩口也只有感叹：“现在的孩子，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澄合矿业）

『新陕煤 新形象』摄影比赛

→2016年8月，北元化工集团公司100万吨/年聚氯乙烯循环综合利用项目厂区。　马薇 摄

←2009年7月，北元化工集团公司100万吨/年聚氯乙烯循环综合利用项目壮阔的建设场面。　徐宝平 摄